

狐狸藏不住尾巴

李 權 陳魏忠 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狐狸藏不住尾巴

李 權 陳魏忠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狐狸藏不住尾巴

李 樵 陳魏忠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五八弄二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

新力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0045

開本：787×1092 紙 1/32 印張：1—9/16 字數：29,000

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二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0001—8,000

定價：一角六分

目 次

狐狸藏不住尾巴	李 權	1
還子	陳魏忠	15
老山的石碑	陳魏忠	25
蕉	陳魏忠	32

狐狸藏不住尾巴

李 權

鷄啼頭遍，王老漢就醒了。鷄啼二遍時，他推醒了老伴。

今天是陰曆十月十五，是鎮上的市日。昨天晚上，一家三口就計算着：今天挑一百二十斤穀子上市。王老漢自己要做一套白細布短衫褲，老伴要做一件黑嗶嘰上衣；除外還要給桂香買一支鋼筆和兩雙粗紗襪子。因為是“十五市”，趕市的人格外多，加上有九里路要走，所以王老漢起得特別早。

老伴上灶炒飯了。王老漢裝穀子。穀子的顆粒大而勻，黃澄澄的，令人看着歡喜。他自己裝自己秤，因為晒的乾、揚的淨，一百二十斤穀子，足足裝了兩尖籬。

王老漢裝好穀子，吸了兩筒旱烟，老伴就喊他洗臉、吃飯了。

“桂香爹，嗶嘰要買‘四君子’牌的，別的牌子的可不要呀。”老伴說着，一面吹熄了板桌上的青油燈。

“嗯，曉得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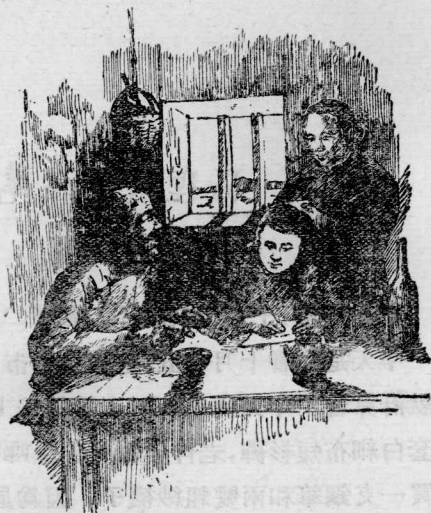
“爹，鋼筆要‘新民’牌的，如果買不到，‘新華’牌的也可以。”桂香也醒來了，她一面說，一面穿起衣服爬下床。

“你寫個條子吧。什麼‘新民’、‘新華’，現在還能記得，過一

會，說不定就全忘了。嗶嘰的牌子也寫上，免得搞錯了。”

“桂香，我看你還是跟爹一塊去吧。要是鋼筆買回來不合意，哪又怎辦啊！”娘對女兒說。

“不，今天還得幫軍屬——徐老康家鋤地呢。”桂香不同意地說。一面從衣袋里找出一小方塊白紙，用鉛筆歪歪斜斜的寫了



“新民”、“新華”、“四君子”幾個字。寫好後，她又考慮到“四君子”三字的下面，應該加上“嗶嘰”兩字；可是這兩個字寫不來，她想了想，就用“筆鷄”兩字代替了。

在桂香寫字的時候，老兩口一直微笑着。好幾代了，自家門里，不管男的女的，除自己的姓這個“王”字外，誰還認得半個字呀！如今，自己的女兒居然也能拿筆寫字了。女兒也確實聰明專心，僅僅上了兩年夜校，連她未婚夫從朝鮮寄來的信，也不用請人看了。怪不得民校的包老師，要常常在人家面前誇獎她呢。

“爹，務必把穀子賣給合作社，別賣給私商呀。”

“嗯，曉得啦。”王老漢輕聲的回答了女兒，獨個兒挑起穀子，跨出門去了。

關帝廟前的空地上，幾乎擠滿了穀担子。王老漢放下担子，在一旁呆看着。他約略地估計一下，至少有五百多担。合作社只有兩個秤手過秤，自己又到的遲，挨到過秤最早也得中飯後了。

“呀！樟生叔上市來了。”

正在納悶的當兒，一個女人在背後叫他。王老漢回頭一看，原來是近房姪女王愛菊。她爹王進財，是個挑貨担的，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一個月，因為發大水，失足淹死在章家橋河里了。

王愛菊的年紀大約有二十六七，一臉白粉，兩顆金門牙，短頭髮上扣着個水紅綢結；而且還學“時髦”，在短襖外面套着件安安藍列寧裝。她從小就跟爹趕過市，十七歲上，嫁到鎮上的一家南貨店里。她的一張嘴巴很機靈，櫃台上來得，外場也來得；死的能說成活的，活的能說成死的；話說得快時，唧唧唧的就像放小鞭炮。

“今天穀子上市可真多啊！”

“是啊！”王老漢發愁的回答。

“挨到你過秤還早啦！樟生叔，反正是下午的事了，呆等着幹啥，到我家去歇歇吧。”王愛菊像很親熱樣的說。

“不，還是等着好，恐怕還有穀子上市。”王老漢委婉的回答，而實際上却是推辭。他心想：雖說愛菊是自己的近房姪女，可是她公公却是附近聞名的“死要錢”。過去，自己爲了賣穀子，曾吃過她家那把大秤的虧。同時，這些年來，自己又沒

有和她家交往過……

“近十點鐘啦！大概不會再來了。”

“嗯。”王老漢開始猶豫了。

“走吧，有什麼關係呢！自己姪女的家唄。”不等王老漢回話，王愛菊就搶過堂叔手中的扁担，把它套進籬索。

“呀！親家來了，難得難得。”王老漢剛跨進王愛菊家的石庫大門時，“死要錢”拉開嘴巴從客堂迎上來了。

“死要錢”的本名叫章財富，將近六十的年紀了，禿頂、圓臉，身體胖得像頭肥豬。十多年前，他是在鎮上擺雜貨攤的。那時，他的身體不像現在這麼肥，常帶着個大兒子在附近的鎮上趕趕市。在抗日戰爭時期，他仗着胆大，跑了幾年單幫，因而賺到一些錢，到民國三十二年春天，居然開設起南貨鋪來了。從那時起，他的身體也逐漸胖起來了。在敵僞時期，到淪陷區跑單幫是很不容易的：鬼子封鎖，汪偽軍敲竹槓，還有國民黨的“燒毛”部隊。好多跑單幫的，最後落得人財兩空。章財富也倒過一次霉：貨物被鬼子搶走，差點兒連命也丟掉。可是他認為這是一個錢可以變成三個錢的買賣，所以從鬼子監牢裏逃出後，還是照常的幹。因此，人們給他取上個“死要錢”的綽號。

解放以後，他改鋪子為攤子，辭去了伙計、學徒。據他私下對人說：“少做點生意算了，目標可以小一點。”而實際呢，他的買賣比過去做得更大了：除擺南貨攤外，私下還進行糧食買賣。

自從政府購糧工作開始後，他好像被人對正心窩打了一拳樣的難受。在章財富看來：今年有好幾個地區糧食歉收，明年的穀價準定闖出十萬。這買賣不能不做呵！只要再祕密些就可以了。

“抽烟，抽烟。”王老漢才放下穀担，章財富馬上遞過一支香烟，一面回頭向廚房里喊道：“泡碗茶來。”

“謝謝，謝謝，我自己有旱烟呀。”

“不，抽香烟好。”章財富把香烟送到王老漢嘴上。

章財富順手抓了一把穀子。他看了看，然後又取出一顆丟進嘴里咬了咬，連聲讚道：“好穀，好穀！”一雙眼睛牢牢地盯住穀担，就像黃鼠狼見着毛鷄一樣。

王老漢像貴賓樣的被引進了客堂。客堂內擺滿了紅漆傢具，兩壁掛着書畫；上首擱几正中，擺着一座神龕，神龕里供着一尊“趙大元帥”，神香還在飄着最後的一縷青烟。

章財富招待王老漢坐下後，就跑進廚房去了。約莫有十分鐘的時間他才出來。他手中提着一個酒瓶，慇懃地向王老漢招呼說：

“親家，少陪一會，我去打點白燒來，請你在這裡吃個便飯。”

“不用打酒啦！”王老漢有些不安似的說。

“至親嘛，輕易又不來，總得喝點酒呀！”章財富說完話後，就跨出大門去了。

“泉生呢？”王老漢向正在捧茶給他的王愛菊，問起她的男

人來。

“跟小叔子在看攤子吶。”王愛菊看了看王老漢，然後問道：“樟生叔，今天趕市準備買些什麼呀？”

“想買點布。”

“買什麼布？”

“嗶嘰和細布。”

“嗶嘰和細布嗎，我公公最近從杭州帶來了幾疋，價錢可真便宜啦：嗶嘰連運費只合到四千元一尺，細布二千八百元一尺。”

“嗶嘰是‘四君子’牌的嗎？”王老漢不相信似地問。

“當然是‘四君子’牌的；細布是‘龍頭’牌的。”王愛菊笑了笑，兩顆金牙一露。一面掀起自己的列寧裝，手指着新做的黑嗶嘰夾襖說：“你看，這不是‘四君子’牌的嗎？”

“真的比合作社還便宜嗎！”王老漢有些驚奇了。

“當然囉，這是從杭州帶來的呀！又是原疋的批發價。再說，人家合作社的人就不吃飯、不拿薪水了嗎！”說到這裡，王愛菊故意停了一下，然後又接着說：“樟生叔，我們還多下一些哩，本來打算明年用的，你如果要的話，可以照原價讓給你一些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王老漢感激的說，“不過，我的穀子還沒有賣去呀。”

“哈哈！那有什麼關係呀，下半年就可以過秤了，我把布給你看吧。”王愛菊說着，一面跑進房里去了。

王老漢抽着香烟，坐在寬大的太師椅上，臉上露出絲絲的

笑容。

王愛菊把布疋拿出來了，而且還帶來了半疋印花嗶嘰。王老漢仔細的翻看了每一塊布，覺得都還不錯。他要了五尺五寸黑嗶嘰和一丈二尺細布後，要王愛菊計算一下錢。

“五萬五千六百元。”王愛菊嘮嘮唧唧的把算盤珠撥了幾下。

“嗯，差不多了。”

“花嗶嘰也分點去吧，給桂香做夾襖可真好呢；每尺只合到四千八百元，合作社要五千多一尺呢。”王愛菊說着，雙眼朝着穀担瞅了一下。

“不要了，還得給桂香買支鋼筆哩！”

“鋼筆以後可以買的呀，分這種便宜貨的機會可不多呢！”王愛菊笑了笑，看看王老漢滿帶皺紋的臉，就替他剪了下來。

“挑進來歇歇，挑進來歇歇。”

正在剪花嗶嘰的當兒，滿臉紅光的章財富，引着兩個挑着穀担的年老農民跨進門來。

王老漢回頭一看：一個是張村的張老保；另一個很面熟，名字可叫不上來。

兩人放下穀担後，都長長的噓了一口氣。張老保順手抽出插在腰間的旱烟管。

“抽香烟好啦。”章財富摸出烟盒，一面回頭指着客堂說：“你看，我們的親家也在等着過秤啦。”

張老保向王老漢點了點頭，說了聲“你早”，就和同來的那

個農民跟着章財富走進客堂。

“親家，今天穀子上市可真多啊！關帝廟前簡直擠得連水也潑不進去了。”

“是啊！”張老保輕聲的附和着。

“那怎麼辦呢！早知這樣，先前還是在那裏等着好了。”

“今天過不了秤，就明天。姪女婿家菜沒好的，飯總有的囉。”王愛菊像一本正經樣的說。

“那怎行！家里有事啊。”

“爹，我得告訴你一聲，我把杭州帶來的嗶嘰、細布，分了些給樟生叔了。”王愛菊說完話，看了公公一眼。

章財富故意愣了愣，“分就分了唄，自己親家嘛。”停了一息，繼續說道：“親家，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呀！我看還是就一晚吧，明天準定可以過秤。”

“今晚上互助組里還得開會哩！”王老漢仍舊皺着眉頭。

“樟生叔真積極啦。”王愛菊似笑非笑地說。

“好吧，親家既然一定要回家，我倒有個辦法。”

“什麼辦法呀？”王老漢焦急地問。

“你把穀子過一過秤，放在我這裡，明天我叫泉生挑到合作社去。今天的穀價是七萬九千二百元，我可以先算給你。”章財富說完話後，大笑了幾聲。

“這！”王老漢愣住了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不過，話得說明，這是我代親家賣糧。不然人家說我私買糧食，這罪名可擔當不起。不過，這也沒有關係，真金不怕火來燒啊。”章財富瞟了媳婦一眼，又哈哈的笑了幾聲。

“爹，你總這樣照顧我娘家人！”王愛菊像煞感激樣的說，一面又斜看了王老漢一眼。

“章老板真肯幫人忙呵！”張老保用帶着稱頌章財富而又羨慕王老漢似的口氣說。

“好吧。”王老漢輕聲的允許了。

當王老漢跨進家門時，家里剛做好中飯。他的老伴趕忙洗乾淨手，笑逐顏開的解開用舊報紙包的布。她一塊塊的翻來覆去的細細的看，然後又拿到陽光下面，順照反照的照了好幾遍。王老漢看着老伴的一舉一動，笑咪咪的抽着旱烟。

“黑嗶嘰多少錢一尺呀？這塊花的是給桂香做夾襖的嗎？”

“才便宜啦！黑嗶嘰四千元一尺，細布二千八百元一尺，花布……。”

王老漢話沒說完，桂香哼着歌子回來了。

“啊！爹回來了。”桂香放下鋤頭，馬上接着問道：“鋼筆呢？”

“鋼筆沒買來，因為錢不夠了，爹給你買了件花嗶嘰的夾襖料哪。你看！花樣多好，價錢又便宜。鋼筆等到蕎麥收割起來時再買吧。”王老漢微笑地望着女兒，等待着女兒的笑臉。

桂香趕忙拿起花嗶嘰，還不及細看，就噘起嘴說：“我不要這種花布，買安安藍布不好嗎？”

“姑娘家不穿花布，那末叫布店賣給誰呀？”老太婆放下菜碗笑嘻嘻的說。

“咦！布的身分為什麼這樣差呀！多少錢一尺？爹。”

“黑嗶嘰四千元一尺，細布二千八百元一尺，花嗶嘰四千八百元一尺。這還是愛菊和她公公看在親戚分上，照杭州原疋批發價分給我的哩！”

“黑嗶嘰是‘四君子’牌的嗎？”老伴插問了一句。

“當然是‘四君子’牌的囉，細布是‘龍頭’牌的。”

“不對！不對！這跟菊英姊昨天從合作社買來的布差的遠哩！不相信我拿去比比看。”桂香等不到爹的回答，就拿起布向外跑了。

只一霎工夫，桂香漲紅了臉，氣咻咻的跑回來了。

“爹，你看菊英姊買的布，底身多好啊！在她家做活的裁縫說，爹買來的三塊布全是副號的。合作社里副號龍頭細布只賣到二千五百元一尺；副號四君子嗶嘰只賣三千八百元一尺；花嗶嘰……。爹，你怎的又會上‘死要錢’的當的呀？”

“什麼！”王老漢丟下烟管，怔住了。

“爲什麼不到合作社去買呀？”

“桂香，算了吧！爹都快累壞了。趕快吃吧，飯菜都涼了。”老太婆擔心女兒再用言語刺激她父親。可是，吃了這樣大的虧，自己也確實有點心痛。

王老漢把自己今天趕市的情況細細的說了一遍。桂香聽過以後，更加氣了。如果照着自己的性子，她恨不得馬上趕到鎮上，把“死要錢”拉到區里去。可是，她見爹已經氣得那股樣子了，只好暫時忍耐下來，只是緊咬起牙關，狠狠的罵了幾聲奸商。

吃過晚飯後，王老漢推說腰痠，要桂香暫缺一夜功課，代他去參加互助組的會議。在往日夜里，王老漢總要幫着老伴搓兩把稻草繩子，或是整整農具；可是今天晚上，他什麼也不理會了。等到桂香一出門，他就爬上了床鋪。上床以後，他也沒有馬上躺下，只是倚着床頭，狠命地吸着旱烟，獨自在沉思着：

前些天，村農會主任在會員大會上號召大家把餘糧賣給國家時，自己曾很快的舉起手，而且還保證不使自己有半顆穀子落在私商的手里。可是今天的一百二十斤穀子，看來已經落到私商的手中去了，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子嗎？想到這裡，王老漢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

“好睡了啦！吃虧就是買乖，下次當心就是了。”老伴聽到了丈夫的嘆息，停下手中的工作，扭過頭來向着丈夫說。

“嗯，沒有什麼。”爲了使老伴放心起見，王老漢敲去了最後一筒烟灰，側身躺下去了。

只一霎工夫，桂香回家來了。她把今晚互助組開會的情況告訴了爹。接着她又告訴爹說，她已經把爹今天上市賣穀受騙的事情告訴了村農會主任。農會主任的意見：要他父女倆明天下午上合作社打聽一下，如果章財富把穀子私自藏下的話，應該把情況報告區里。王老漢同意明天上鎮一趟，但不同意後面的那個做法。他認爲章財富如果沒有把穀子賣給合作社的話，那就向他要回，自己挑到合作社就算了，犯不着跟人家吃官司，免得失去和氣。桂香不贊成爹的說法，她認爲章財富這種行爲，嚴重的破壞着國家的經濟建設，這種奸商，應

該受到人民的懲罰。

“好了！照爹的辦法吧。”在父女倆爭論的當兒，老太婆插進了嘴，她反對女兒的意見。

“爲什麼要照爹的說法做呀？”桂香霍地扭過頭來，有些氣憤的對娘說。“難道你忘掉民國三十七年春上，一家人餓肚子的事了嗎？過去在秋收時殺價收購糧食，到春天抬價出賣糧食的是誰？爹受奸商的騙，吃了點貴貨，這事情很小；但是，奸商搶購糧食，破壞國家經濟建設，這却是大事情啊！而且，事情就發生在我們身上，難道我們還能隱瞞不說嗎？那樣怎對得起共產黨和毛主席呀！”

“好好好，隨你們吧，反正我也管不着。”老太婆似乎也有幾分氣了。

“好了！好了！桂香說得對，就依照農會主任的說法做吧。”王老漢昂起頭來，慢吞吞的朝着老伴說。

“是呀！”桂香笑了，臉上泛起兩片淡紅。“媽，如果我們不除去這些奸商，社會主義一百年也不會到來，叫你一生一世也見不着拖拉機。”

“死丫頭，算我腦子不通吧。”老太婆也笑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天颶起大風，下起大雨來了。吃過早中飯，王老漢父女倆冒着風雨，到鎮上去了。

到鎮上後，他們就到合作社里查問情況。合作社糧食收購組的兩個司秤都是本鎮人，據他們說：打合作社成立起，章財富家就沒有担過一担穀子上合作社去過。昨天更沒有這麼

一回事。並且還說：章財富這一家人，就是燒成灰也能認得出是誰。於是，父女倆趕忙奔向章財富家去。路上，王老漢囑咐女兒：要她冷靜一些，到章財富家時，得先看看穀子是否還在客廳里擺着，沒有的話，再跟他說道理。

王老漢父女倆進入章家時，章財富正獨個兒在客堂喝酒。他見着王老漢父女倆進來，連忙站起來打招呼：

“啊！親家來了，吃杯酒，吃杯酒。”

“不，謝謝。”王老漢的眼睛向四處一瞥，不見自己的穀子，於是問道：“我的穀子你挑到合作社去了嗎？”

“哈哈，絲毫不誤，昨天傍晚就挑去了。”章財富答着，一面摸出身邊的烟盒。

“是誰挑去的？合作社里誰過的秤？”桂香忍不住了，話中帶着怒氣。

“呀！這是小姨子吧，哈哈，長得這麼大了，請坐，請坐。”章財富瞥了桂香一眼，覺察到有些不對頭了。他微微一楞，趕忙調換口吻說：“啊！得問問泉生，是他挑去的。不過，我聽愛菊說，秤頭還出了五斤半哩！忙什麼呀！親家！抽烟吧！”說完話後，他又哈哈地大笑了幾聲。

“泉生呢？”王老漢問着，一面推去章財富遞過來的香烟。

“好，我去找他來。”章財富說完話，就拔脚跑出客堂去了。

正在這當兒，門外湧進來八九個農民。王老漢抬頭一看，見其中有着張老保和他的兒子——張小保，還有昨天和張老保同來的李莊的那個農民。張小保攔住章財富的去路，關頭就虎里虎氣的問道：